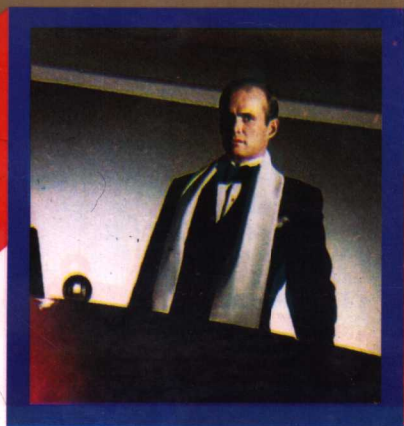


SULIAN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底萨河畔

〔苏〕阿富捷因柯 著

张刘 达健 三鸣 译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底萨河畔

D

〔苏〕阿富捷因柯 著
张 达 三 译
刘 健 鸣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月·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底萨河畔

DISAHEPAN

著 作 者：〔苏〕阿富捷因柯
翻 译 者：张达三 刘健鸣
责 任 编 辑：黄锦莉 任 宁
责 任 校 对：马寄萍
封 面 设 计：李勤学 张东明
版 式 设 计：马寄萍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金城印刷厂
地 址：辽宁凌海市金城镇

发 行 者：新华书店经销

字 数：120,000
开 本：787×1092¹/₃₂
印 张：5³/₄
印 数：8,000
版 次：199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460-6/I·1292

定 价：5.00 元

总 定 价：73.00 元（七种十本）

出版说明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采的一部分。五十年代译成中文后，它不仅以明快的笔调，曲折的情节，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人物个性等特点而赢得广大中国读者的青睐，而且这些书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爱国主义精神曾教育、哺育了一代人。

今天，我们从当年众多的冒险侦破小说中精选出这套丛书，旨在帮助广大青年了解当年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反间谍的复杂性，并以此来教育广大青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我们相信，重读这套丛书，老一辈人将会重赴昔日厮杀的战场；青年一代将会记住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

在一个漆黑的三月的夜晚，大约离天亮还有三小时光景，我们边防军的队伍在喀尔巴阡山的上空，发现了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这架飞机是从西南方，从匈牙利、奥地利那个方向飞来的。它往北飞行了几分钟，在山林地带盘旋了一会，然后折向西方，就不知去向了。

没有过多久，内务部雅沃尔市保安局局长卓巴文少校就知道了关于侵犯领空的消息。卓巴文立刻得出了结论：外国飞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在这样的夜晚出现在苏联领土的上空，一定还有空降的特务。但他们会在哪儿降落呢？

飞机在我国的领空连续飞行了七分钟，它往北至少飞了四十公里。到底应当在哪一块地方去搜寻这些空降特务呢？

卓巴文把巨幅的军用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就开始沉思了。喀尔巴阡山的哪一块地方对敌人来说最宜于空降特务呢？稍加思索之后，他的眼光就停留在雅沃尔城附近的山区上面了。毫无疑问，间谍们是看中了这个城市，因为这里容易隐藏，而且从这里沿着铁路和公路可以通往各地。卓巴文深深地知道：潜入我国领土的敌人总想尽快地混进人流中去，好在里面隐藏起来。

黎明前，可能空降特务的地区已被封锁。搜查队巡查了雅沃尔城附近的山林和峡谷。

傍晚，找到了两个降落伞：一个在稠密的灌木丛里面，用碎石子遮盖着；另一个藏在“底萨河上的朝霞”农庄远处草

地上的一堆去年收割的干草里面。

就在这一天，在第五边防哨所辖地区，在太阳山上的葡萄园里，边防军拘留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农学家”。他实际上却是个空降特务。在押回来的路上他想逃跑，结果被打死了。

另外一个特务，尽管经过仔细的搜查，还是没能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找到，也没能在第二天夜里找到。

在广大的山林峡谷地区，要找到一个训练有素、善于匿迹的人，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但他却不能永远躲藏下去，他一定要离开他那安全的藏身处所跑出来的。卓巴文估计不会迟于明天——星期日的早晨这件事一定要发生，因为那时集体农庄庄员们将由各条山路来到雅沃尔赶场。

卓巴文想到敌人从他藏身处能够看到搜查队的动静，于是他就佯作解除封锁：故意尽量制造喧哗，把搜查队载上汽车，打发他们到下面的洼地里去了。

拂晓，太阳还没有出来，犍牛拉着板车，男女庄员们在肩上背上了系着麻布带的柳条篮，沿着大道和小径走下山来。

这些大大小小的人流在直达雅沃尔的大道上，汇成了一支巨流。卓巴文亲自在这里，在要道口的岗棚里守候。他坐在窗口旁边，仔细观察过路的人们，等待着空降特务。当然，这个间谍还在他没有来的时候，就已经算计好了他能够轻易地混进男女人群，顺利地潜入城市。

人们接连不断地走过岗棚，越过要道口，可是卓巴文没有阻拦任何人。

一列载货的火车缓慢地由底萨河畔的雅沃尔城开来。这时，有着一对青年人眼睛的、灰白胡髭的值班，便将要道口关上了。在有条纹的拦路杆前面开始聚集了一大群人。卓巴文审视着他们的脸孔。一个脚穿皮靴，身着黑裙的妇人，眼睛里满是泪水，她今天不知遭受了什么不幸。她双唇哆嗦，低垂着头，眼泪立刻又要涌出来了。

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无忧无虑地将手肘倚在拦路杆上，站在这个妇人身旁，但是并没有留心到她的痛苦。这个年轻的男子汉，看样子像维郝威那的伐木工人，或者是个强悍的撑筏工人，在他髻发的头上，戴一顶缠着黑带和插着彩羽的鲜绿色的礼帽。他那细瘦的腰部紧束着一根系有各色各样铜牌、小钉和一些斜方形、正方形东西的宽腰带。在他那有力的肩膀上漫不经心地披着一件白色软皮的没有袖子的短外套，上面绣着彩色的绒毛，领子旁边有松软的穗子。亚麻衬衫的前胸绣着丝线和小珠子。

他的黄发女伴也同样装束华丽。她穿着一条绛色的粗羊毛的带有条纹的裙子，和一件樱桃色缎子的短上衣，戴一条用古时的银币做成的项圈，另外还有一件绣着两道花边的雪白的短外衣。

他们要往哪里去呢？为什么呢？大概是既没有预定的去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因，只不过是现在在家里呆不住了，想出来逛逛，炫耀一番自己的幸福，让那些好心肠的人们赞赏他们的美丽罢了。

卓巴文的目光离开了这一对年轻的维郝威那人，立刻就

注视着—个翘鼻子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他的脸孔虚肿得很厉害，像冻坏了似的。他穿得很普通，甚至有点寒伧的样子：一件旧外衣，当然是用他父亲的衣裳改的；一双穿旧了的皮靴；一顶掉了毛的尖顶皮帽。年轻人的背上背着一个新的篮子，在篮子上面露出了一个长着额毛的、红鼻子的公鹅的头。这个人只有一点与众不同：他的外衣的衣领是竖起的。既没有风，又没有雨，把衣领竖起来有何用意呢？

“这个年轻人真有意思，他常常经过你这儿上市场去吗？”卓巴文少校问铁路员工。

“我也是头一回看见他哩！他不是咱们这地方的人：没有晒过咱们这儿的太阳，也没有吹过咱们这儿的風，皮肤还那么白哩，他打扮得也同咱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什么打扮？”卓巴文很感兴趣地问道。

“你瞧他那双皮靴，那件外衣，那顶帽子，咱们这儿的人，住在上河的也好，住在下河的也好，我全都认得出来，在他们中间可就是没有这个模样的人。”

卓巴文在口袋里摸着手枪的带凸纹的枪柄，推开了岗棚的门。在一个手拿自动步枪的兵士的伴随下，来到拦路杆前。

“公民，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小声地但很坚决地说道。

“请看吧！……”背着公鹅的小伙子说着，慌忙地把他那支不像做过工的白净的手伸进衣袋里去。

但这时卓巴文已经不需要看他的身份证了。他这双没有劳动过的手，这个硬从嘴里逼出来的、机械而不自然的、带

外国音调的“请看吧”，已经完全证实了卓巴文没有认错人。

在铁路守护员的岗棚里搜查了这位被捕者。自动枪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速射无声手枪，两颗手榴弹，一包扎得很紧的一百卢布的钞票和一张喀尔巴阡的主要铁路干线图。在篮子里公鹅的下面发现了一架小型无线电台和两盒备用的手枪子弹。

卓巴文结束了搜查。他把一瓶缝在空降特务衬衫衣领里面的氰化钾抽了出来。

“你是恐怖分子吗？”

空降特务心慌地，不同意地摇了摇头。

“不是的，不是……”停了一会，他又补充道：“我不过是个破坏分子。”

“只不过……”卓巴文冷笑道：“这也并不差多少。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一个人来的，少校先生，让我全都说出来吧！我的任务是……”

卓巴文打断了破坏分子的话，说道：“等一会到一个对你比较合适的地方，你再说吧！”

“没关系，我现在就说，我的任务是……”

卓巴文没听破坏分子的话，径自走到他跟前，使劲地将他那粗布外衣的衣领放了下来，打量着他那长满了棕色鬃发的后脑勺。

“你的衣领干吗要竖起呢？”

“你们的脖子经常刮净了的，而我……”

“明白了。这就是说，给你化装的那些人太疏忽大意了。谁给你化的装？……还是等一会再谈这个吧！”

在汽车上空降特务没有开口。卓巴文注意到：他虽然很抑郁，但却很感兴趣地探望着雅沃尔城的近郊和挤满人群的街道。

汽车在内务部保安局的铁栅栏大门前停了下来。这个空降特务又活跃起来了。

“少校先生，请不要忘了我一点也没有反抗呵。我有手枪，但是没有用它。”

“难道这也有什么意义吗？”卓巴文严厉地问道。

“我的天啦，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有意义！有很大的意义！”空降特务满怀信心地说道：“如果我抵抗了，我就会受到某种惩罚，而现在呢，将是另外一种处分了。不是吗？”

卓巴文没理他。

汽车缓慢地开进了铺着大圆石的宽敞的院子。

“少校先生，”空降特务又开始唠叨起来，“我是跑来投诚的。请你相信，还在很久以前，在他们决定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考虑投诚了。我恨他们，他们剥夺了我的青春。”

卓巴文拉开汽车的后门，做了一个手势要空降特务下车。

破坏分子机灵地跳下车来，站在隙缝里长着刚发芽的春草的圆石上。由于阳光耀目，他眯缝着眼睛，细心地望着那位押送者，想猜出他还没有发出来的新命令，同时，他还贼眉贼眼地四处张望，瞅着缠满了老常春藤的高围墙和有着大窗户的两层楼房。

“这地方你熟悉吗？”卓巴文笑道。空降特务点头回答。

“这儿从前是马札尔银行。”他说。

卓巴文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了小窗户，脱下斗篷，摘下帽子，用手帕揩干了额上的汗水。

“有点热啦，春天来了！宽一宽衣服吧！”他对空降特务这样说道。而空降特务呢，站在这间大房子中间的地毯边沿上，犹疑不决地不敢往前迈步。“脱下衣服吧，我说你请坐吧！”

空降特务坐下了。他那敏锐的耳朵一直都保持着警觉：到底什么时候这位苏联少校才会用命令的口吻，而且还带着明显的优越感和轻蔑的神情来和他说话呢？

“还是让你先吃饭吧！”卓巴文一面说着，一面伸手去按那白色的铃钮。

空降特务越来越不明白这个俄国人是怎么回事。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时地小心翼翼地瞅着少校，等待着讯问。但卓巴文并没有开口，他正在忙着看文件，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个被捕的人还在这里似的。

空降特务吃完了饭，胆怯地咳嗽了一声，表示自己还在这里。

“抽烟吧！”卓巴文说着，没有抬头，递给他一包香烟。

“少校先生，我现在想说……”

“忙什么呢？特别是你。抽烟吧！”卓巴文说完，又默不作声地看起他的公文来了。

空降特务点了点头，还凄凉地笑了一笑，他已经感到这对他简直是一个讽刺。

他贪婪地抽着烟，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办公室里面的椅子是很多的，但他却选了放在远处屋角的一只，因为那里没有阳光。卓巴文心里明白他之所以“怕光”的原因，但他觉得这时候没有必要向敌人说穿自己的猜测。

少校长时间的沉默使空降特务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他望着这个一点也不像美国和德国的报章杂志以及谍报学校的教员所描绘的肃反人员那样的俄国人，他实在无法把自己的恐怖掩饰住。

破坏者想从少校的脸上看到那种幸灾乐祸、洋洋得意的神情和那种故意同自己的战利品取乐的愿望，但是它却和平常一样的宁静。

卓巴文推测了间谍的心境，根据各方面的判断：他既不会闭口不谈，也不会直言不讳。他可能坦白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却会隐瞒。

卓巴文暗自忖量道：“使用类似这种狡猾手段的人，你既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他放下手里的文件，用一块沉重的压板把文件压住，就注视着破坏者的眼睛问道：

“你姓什么？”

“太鲁达，”特务有准备地回答道：“伊凡·巴甫洛维奇·太鲁达。出生年月是一九……”

“是太鲁达吗？”卓巴文随着又改口问道：“好，暂时就算是它吧……你打算到哪里去呢？”

“到基辅去。”

“美丽的城市。”卓巴文定睛注视着特务，扭开了枝形挂灯。全室立刻沉浸在一片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面了。

空降特务还算经得起这个小小的考验：他不像那些还不习惯于自己的假面孔的人一样，没有用手来掩盖自己的面孔，也没有因明亮的灯光而惊慌失措。正相反，他以训练有素的镇静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盏枝形挂灯。但是要骗过卓巴文却不是那样容易的。

“你什么时候做的‘整容手术’^①呢？”卓巴文突然问道，走到特务的身旁，打量他那人工制造的翘鼻子和外科医生的能手在他的两颊和下巴上面刻下的麻子。

空降特务闭上了两眼，好久没有开口。卓巴文也没有打扰他。他耐心地等着，已经准备敌人不是向他玩弄新诡计就是承认部分的事实。

“是三年以前做的，”特务回答道，“那时我在谍报学校。”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些雅沃尔人认识您，所以才改头换面的吗？”卓巴文回到桌子跟前，把一叠白纸放在面前，又问道：“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

“卡勒尔·格隆查克。”

“暗号呢？”

“米德维支^②。”

“当然，你是受过训练的啰？”

① 这里的“整容手术”是指给特务化装的一种办法。

② “米德维支”是“熊”的意思。

“我在特别学校毕业。”

“是什么特别学校呢？你怎么上那里去的？你现在是为谁服务呢？”

格隆查克立刻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谈到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之下他开始为美国谍报机关服务的。原来他生在雅沃尔城附近，是一个拥有大块葡萄园和果园主人的儿子。当苏军进入外喀尔巴阡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到匈牙利去了。不久，苏军兵临布达佩斯城下，格隆查克又不得不跟着霍尔第分子和沙拉希分子逃得更远，于是到了德国。后来，他来到美国占领区。在这里，在慕尼黑他应征入伍了。他被派到一所设立在静僻的高山之上的疗养所里面的学校里学习了。格隆查克住在一间开窗只见苍天的房子里。和他见面的只有那些教师们。饭食是由一个沉默寡言的妇人送来。到要呼吸新鲜空气时，就由一辆遮黑的汽车运送到离疗养所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所谓闲游，往往总是配合练习手枪射击和攀登悬崖、树木等同时进行的。

卓巴文继续审问，弄清了卡勒尔·格隆查克在这个学校居留的整个时间根本就不晓得还有谁也在这里受训。格隆查克曾经感觉到，同时也猜到，在这座疗养所的屋檐底下有着不少和他一样的人，但他却没有一次能亲眼见到他们。

普通科受训完毕以后，格隆查克又开始接受铁路方面的专门训练，并熟悉山区的地形。这时，他才想到训练他的目的是为了在外喀尔巴阡区铁路沿线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不久以后，他果然接到命令：要派他到外喀尔巴阡来。

今年二月，格隆查克在学校毕业后就领了钱和一张冒名为太鲁达、以车头钳工为职业的证件。三月初他被汽车载运到军用机场，格隆查克就是从那儿飞来的，完成了他生平最后一次飞行。

格隆查克在说到供词的最后几句话时，他的声音颤抖了，眼泪也夺眶而出。但他立刻用衣袖把眼泪擦干，笑着说道：

“少校先生，您不要以为我是哭给您看的，莫斯科是不相信眼泪的。”

卓巴文把卡勒尔·格隆查克所说的全都记录下来了：无论是可信的、值得怀疑的或者是捏造的谎言。这些供词可以留着以后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再仔细研究：选出那些对下一步研究所必要的供词来，而扔掉那些废话。

卓巴文严格地遵循每个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员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审讯任何级别的敌人时，他决不轻信敌人的话，哪怕这些话初初一听仿佛是完全出于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也不把被捕者的供词看成是想把审讯引入迷途的谎言。诚实的供词他可以用客观的材料和确凿的事实来检验。对待这桩案件他也准备这么办：他尽可能地反复审查格隆查克的全部供词。他布置一些显明的指标在审讯过程中的困难途径上，他并不打扰格隆查克暴露他的防卸措施中顽强的和脆弱的地方。这是战斗式的侦察。

困难就在于这个敌人佯装毫不抵抗，尽力扮成一只驯服的绵羊和彻底悔悟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是因为怕报复和想减轻罪行吗？而不是在这一切的后面还掩盖着微妙

的计谋吗？他是不是野狼装家雀呢？或者完全不是这样：格隆查克真的痛恨自己的主子，不愿做他们手里的工具了呢？这些问题卓巴文暂时连一个也不能解决。他感到：要弄清事实的真相，还得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

“你被指定到哪些地方去呢？”卓巴文继续问道：“哪些目标？”

卡勒尔·格隆查克一一列举了他要炸毁的和破坏的目标。

“这样巨大的任务一个人能干得了吗？”卓巴文问道。

“我不止一个人行动。”特务回答道。

“你太谦虚了，格隆查克……你谈谈谁是你的助手？”

“没有，没有，您怎么说的呢？少校先生，我自己才不过是个助手哩！我敢向您保证。”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过堂风把窗帷吹得拍拍直响，一阵清爽的山风吹了进来。卓巴文看到了站立在进口口的边防军司令格罗马达的宽肩、高大的身材。苏联英雄的金星在他宽阔的胸前闪烁发光，而在他的肩章上面则是几颗大的、明亮的将军星。

“我冒昧地撞了进来，是因为太想见这位先生了。”白发苍苍的格罗马达将军朝特务那边点了点头：“这就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将军同志。”

格罗马达瞧了特务一眼，以轻快的、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步伐走向已经站立起来的少校跟前，和他热情而友好地握手。

卓巴文很早就认识格罗马达将军。在战争开始以前不久，卓巴文还是个边防军普通战士，那时他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部队里服务，这个部队的长官正是格罗马达。由于他第一个捕获了破坏者而得到了格罗马达的一等嘉奖，也正是他，格罗马达将军提拔他为中士的。卓巴文升为下级军官之后，在司令部工作时，天天都在学习格罗马达那种和边境破坏分子所进行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技术。

“你的对方谈了些什么有趣的事呢？”格罗马达又一次更仔细地看了看卡勒尔·格隆查克，以致卡勒尔立刻跳下椅子，直垂双手地站了起来。“请坐！”格罗马达黯黑的浓眉在森严的眼睛上紧皱了一下。

格隆查克垂着头坐了下来。

卓巴文把一叠写满小字的记录递给将军。格罗马达取出了一副角质框子的眼镜，静静地读完了特务的供词。有几页他还读了两遍。

“现在继续审问吧，”将军一面说着，一面摘下了眼镜，转身向格隆查克道：“送您上这儿来的那架飞机是军人座位的吗？”

“不是的，将军先生，是多人座位的运输机：新型的‘道格拉斯’号。”

“坐这架多人座位飞机来的只你一个人吗？”

格隆查克不说话了。将军和少校静静地等待着回答：一个把烟斗上满了烟草，另一个在纸上画着什么。格隆查克看到这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讽刺的微笑。看样子，他们早已知